

李家沟遗址的石器工业

王幼平¹, 张松林², 顾万发², 汪松枝², 何嘉宁¹, 赵静芳¹, 曲彤丽¹

1.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北京 100871; 2.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郑州 450052

摘要: 本文介绍河南新密李家沟遗址发现的石制品, 并进行简要讨论。该遗址包含了从旧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到新石器时代多个文化阶段的遗存。石器工业在不同文化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点。除了旧石器晚期较早阶段的石片石器组合和旧石器时代晚期之末的细石器组合之外, 还在新石器早期文化乃至裴李岗文化阶段的文化遗存中发现数量较多的打制石器。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与典型细石器共存的磨刃石锛与陶片。通过对石制品的初步观察可知, 打制石器并不只存在于旧石器时代, 而是延续到新石器早期甚至可能裴李岗文化时期, 打制石器仍然在继续使用。这种情况说明, 李家沟以及中原地区旧、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工具的变化过渡是一种逐渐变化的过程。

关键词: 李家沟遗址; 旧石器; 新石器; 细石器; 陶器

中图法分类号: K871.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3193(2013)04-0411-10

1 概述

李家沟遗址位于河南省新密市岳村镇李家沟村(隶属岗坡行政村)西约 200m 处, 该遗址是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 2005 年的旧石器考古专项调查中发现的。2009 年 8 月至 10 月, 2010 年 4 至 7 月,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两度联合对该遗址进行发掘。发掘出土大量石制品、动物遗存和陶片等珍贵的文化遗物, 并揭露出包含更新世晚期较晚阶段至全新世早期的连续堆积剖面, 为认识该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等课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新资料^[1]。

李家沟遗址两次发掘出土数量最多的是石制品。这些石制品出自晚更新世晚期到全新世之初的不同时代形成的地层堆积, 地层关系清楚, 石器组合之间的文化特点有明显区别。本文综合介绍李家沟遗址所发现的石器工业, 并讨论属于不同时代、具有不同文化特点的石器组合之间的关系, 认识该地区以及华北南部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石器工业的发展演变与人类行为及经济形态变化的历史进程。

2 地理环境、地层与时代

2.1 地理环境

李家沟遗址位于椿板河东岸, 地理坐标北纬 34°33'55", 东经 113°31'25" (图 1)。

收稿日期: 2013-01-18; 定稿日期: 2013-04-27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11&ZD120); 科技部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 (2007FY110200)

作者简介: 王幼平, 男, 主要从事旧石器考古学的教学与研究。Email: ypwang@pku.edu.cn

地处低山丘陵区，黄土堆积发育。椿板河由西北向东南流经遗址西侧。这一地区河谷狭窄，遗址附近的河流可见二级阶地，系以马兰黄土为基座的基座阶地。李家沟遗址位于河流东岸二级阶地的前缘，海拔 203m，高出河面约 12m(图 2)。由于平整土地、农业耕作以及煤矿开采等活动，遗址所在的阶地已受到较严重破坏。上世纪 50 年代由于修建水库，人工开掘的东西向引水沟横穿遗址。经多年的自然风化和人为破坏，引水沟两侧以及靠近椿板河一侧的断壁剖面遭显著破坏，垮塌严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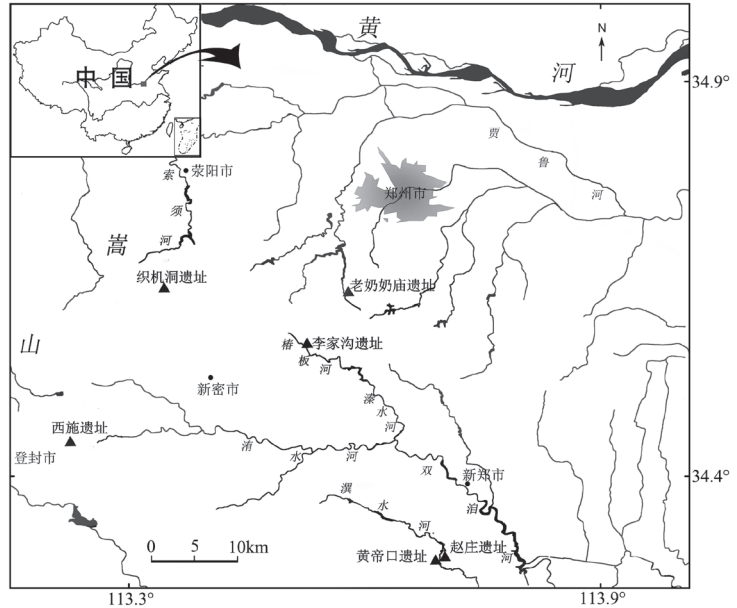


图 1 李家沟遗址地理位置图
Fig. 1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the Lijiagou site

2.2 地层堆积

李家沟遗址经过 2009 年秋季和 2020 年春季两次发掘，揭露面积共 100m²。发掘的探方分布在一条沿断层破碎带开掘的人工取土沟两侧，形成南北两个发掘区。发掘揭露的南北两区剖面均包括了从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地层堆积。南区的地层堆积自上向下可分为 7 层(图 2)：

第 1 层：褐色砂质黏土，系扰土层，4~34cm；

第 2 层：棕褐色的含碳酸钙胶结物层，含少量裴李岗陶片，此层可见于本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如新郑唐户遗址，即被叠压在裴李岗文化层之下，94~176cm；

第 3 层：为灰白色的砂砾层，含零星陶片、石制品，18~134cm；

第 4 层：为棕黄色砂质黏土，含少量石制品，14~78cm；

第 5 层：上部为灰黑色砂质黏土，向下渐变为棕黄色，含与北区第 5、6 层相同的夹砂压印纹陶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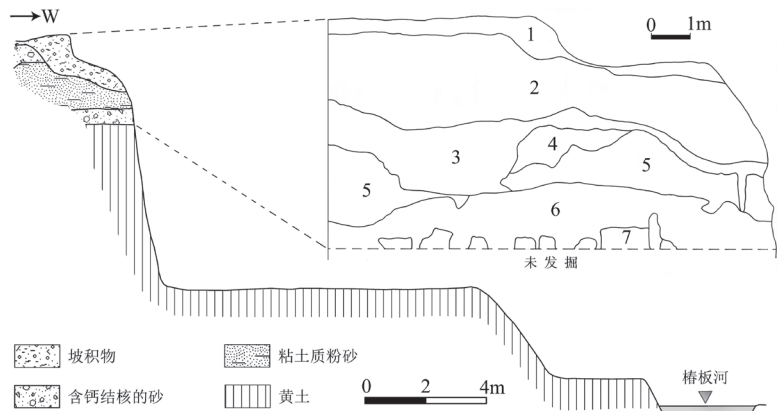


图 2 李家沟遗址附近椿板河河谷及发掘南区剖面图
Fig. 2 Geological profile of the Lijiagou site

少量石制品, 50~156cm;

第 6 层: 褐色砂砾层, 含大量料礓石, 含船形、柱状等类型的细石核与细石叶等典型的细石器文化遗存, 亦见局部磨光的石镞与素面夹砂陶片, 40~182cm;

第 7 层: 次生马兰黄土层, 亦含少量石制品, 未见底。

北区的文化层厚约 3m, 从上向下共分 7 层。第 1 至第 3 层为近代堆积; 第 4 至第 6 层发现数量较多的陶片、石制品与动物骨骼碎片等, 应为新石器时代较早期堆积。其中, 按岩性特点来看, 北区的第 4 层当与南区的第 3 层属同期堆积, 第 5、6 层与南区的第 5 层相当。第 7 层与南区的第 7 层相当。

2.3 年代测定结果与遗址时代

李家沟遗址南北两区的剖面均可见到本地区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过渡地层关系。加速器 ^{14}C 等年代测定结果也反映了这种情况。采自南区第 6 层(细石器文化层)的木炭样品的测定结果, 为距今 10300~10500 年期间。北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层木炭样品的测定结果, 分别为距今 10000 年(第 6 层)、9000 年(第 5 层)和 8600 年(第 4 层)。

根据出土陶片等新石器文化特点, 南区的第 2、3、4 层当属裴李岗文化阶段; 南区的第 5 层与北区第 5、6 层的文化特点一致, 系一早于裴李岗文化的新石器早期文化, 有学者建议称为李家沟文化; 南区第 6 层是典型的细石器文化层; 位于南北两区侵蚀面之下的第 7 层则是时代更早的旧石器文化层。

3 主要发现

李家沟遗址主要发现是石制品, 共有编号的石制品 2000 多件。还有更多加工石器过程中产生的碎屑、断块, 以及人工搬运的石块。这些石制品出自不同层位, 按照前述划分, 分别属于裴李岗文化阶段、李家沟文化阶段、细石器文化阶段以及更早的石片石器文化阶段。另外还有动物骨骼化石与陶片等。

3.1 裴李岗文化层的石制品

发现于本阶段的石制品, 出自南区第 2、3、4 层。这几层沉积物均受到较明显流水作用影响, 并非原地埋藏。但各层发现陶片来看, 均属裴李岗文化阶段。虽然此时已经进入成熟的新石器文化阶段。石制品应以磨制石器占主导地位, 但与陶片共存的石制品并未见到磨制石器, 只发现 26 件打制石器。种类包括工具以及石核、石片、断裂片和断块。石制品原料以石英和燧石为主。由于这几层堆积物均经过流水搬运作用, 所以这些石制品是属于裴李岗文化阶段或是更早期还有待更多发现来确认。

石核 2 件。1 件为锤击石核, 石英砂岩石料, 体型较大, 2 个台面, 均为自然面。重 212.5g, 长 50mm, 宽 73.4mm, 厚 41.7mm。

砸击石核系燧石原料, 形体较小, 仅重 1.7g, 长 16mm, 宽 7.9mm, 厚 13.4mm。

石片 7 件, 均为简单剥片的产品。其中锤击石片 6 件, 2 件为石英原料, 4 件为燧石。锤击石片重 6.8 克, 最大的长 X 宽 X 厚为长 31.7X 宽 26.2X 厚 13.7(mm); 最小仅重 0.4 克, 长 14.9 mm X 宽 11.7 mm X 厚 2.7mm。

砸击石片 1 件，石英原料，重 6.7 克，长 23.4 mm X 宽 31.9 mm X 厚 7.6mm。

断裂片共 3 件，包括左裂片和近端断片。不完整石片中 2 件为石英，1 件为燧石。3 件标本上均未发现使用痕迹。

工具 3 件，其中边刮器 2 件，分别以燧石和石英为原料；端刮器 1 件，燧石原料。皆为小型工具，重量分布在 6.2-1.3g 之间，均为片状毛坯。其中 2 件有使用痕迹。

断块 11 件，石英者占 63.6%，燧石者占 27.3%，硅质灰岩者占 9.1%。

3.2 李家沟文化阶段的石制品

属于本阶段的堆积是南区的第 5 层，北区第 5、6 层。其中南区出土石制品共不足 30 件。北区则超过 700 件。结合陶片及其它遗物遗迹现象来看，北区应该是李家沟文化阶段人类活动的主要区域，因而留下更丰富遗物与遗迹。南区则可能是该阶段人类活动的边缘区。

本阶段的石制品包括石核，石片，细石叶，工具，不完整石片与断块碎屑等。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大块的人工搬运石块与断块（图 3）。原料以石英砂岩为大宗，占 64.8%，燧石占 17.3%，石英占 12.9%，石灰岩占 5%。人工搬运石块以及断块主要是产自遗址附近的石英砂岩，而工具则主要系外来燧石以及石英等加工。

锤击石核 共 31 件，原料以石英砂岩占多数，其次为石英及石灰岩。石英砂岩和灰岩石核的体型较大，石英石核是所有石核中体型最小的。台面形状多不规则，自然台面者约占 2/3，打击台面约 1/3。

砸击石核 6 件，系燧石或石英原料，体型均较小（表 1）。

本阶段可归入细石核的标本有 7 件，均以燧石为原料。除 1 件锥形和船型细石核，其他的形状均不太规整。细石核的测量统计见表 2。

锤击石片 86 件。原料以石英砂岩为多，其次是燧石、石英，还有少量石灰岩。石英和燧石石片小，石英砂岩石片较大。自然台面和打击台面者数量最多。

砸击石片 7 件。绝大多数以石英为原料，只有 1 件为燧石。

细石叶 12 件。其中一件较大者，宽度已超过 12mm，可归入石叶。绝大部分原料是燧石，仅一件为石英。

断、裂片 42 件，差不多占完整石片的一半，多是石英原料。

断块 361 件，是石制品中数量最多的一类，占整个石器组合的一半。主要是石英砂岩原料，形体多很大。

搬运石块 126 件，多是形体巨大者，无打片或使用痕迹。

工具 52 件。其中边刮器 25 件，端刮器 2 件，凹缺刮器 3 件，尖状器（石镞）2 件，砍砸器 3 件，磨盘 2 件，磨盘残块 7 件，石锤 5，石砧 2（图 4）。小型工具如边刮器、端刮器及尖状器的原料以燧石为主；大型工具如砍砸器、磨盘、石锤、石砧等的原料均为石英砂岩。

陶片 270 多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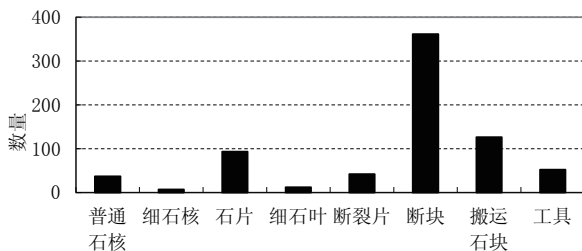


图 3 李家沟文化阶段石制品的分类统计

Fig.3 Measurements of stone artifacts from the horizon of the Lijiagou Culture

表 1 北区李家沟阶段石核测量统计
Tab.1 Core measurements from the horizon of the Lijiagou Culture

	锤击石核							砸击石核					
	重量(g)	长(mm)	宽(mm)	厚(mm)	台面长(mm)	台面宽(mm)	台面角	重量(g)	长(mm)	宽(mm)	厚(mm)	台面长(mm)	台面宽(mm)
均值	232.1	48.5	63.6	55.6	52.7	55.3	77.9	2.8	22.6	12.5	8.2	8.4	0.0
n	23	23	23	23	23	23	23	3	3	3	3	2	2
SD	269.63	20.01	23.62	24.05	26.54	23.60	12.27	1.89	5.37	2.04	4.39	0.42	0.00
max	1102.0	92.2	103.6	110.3	108.7	104.3	98.0	5.0	28.7	14.0	13.2	8.7	0.0
min	9.9	17.3	26.6	18.0	14.5	22.8	55.0	1.5	18.6	10.2	5.0	8.1	0.0

动物骨骼 共发现 400 多件，其中近 200 件可以鉴定种类，有鹿、羊、马、牛、猪及鸟类。从数量上看，以鹿类的标本最多，其他种类动物的比例均不高。在鹿类中，以中、小型鹿比例较高。骨骼的保存的部位以肢骨碎片和牙齿最多；鸟类的标本则主要为鸵鸟蛋皮。

3.3 细石器阶段的石制品

属于本阶段的石制品仅分布在南区第 6 层。两个年度共发现石制品 1600 多件，占全部编号标本的 2/3 以上，是本遗址石制品发现最多的层位。发掘区的西部是石制品与人工搬运石块等遗物的密集区，大致构成一椭圆形的石圈。东部则主要是动物骨骼遗存的密集区。两者均分布在同一平面上，应是当时人类临时营地遗迹^[1]。

石制品的种类有石核、石片、细石核、细石叶、工具、以及数量众多的断块。断块中也包括了少量的人工搬运石块（图 5）。石料有燧石 33.5%，石英 26.2%，石英砂岩 31.5%，石灰岩 8.7%。

石核 数量较多，74 件，占 5.6%。石核中半数以上是石英原料，其次是石英砂岩与燧石，仅有零星石英岩与石灰岩原料。各类石核测量数据见表 3。

锤击石核 50 件，以单台面为主，双台面次之，仅有个别多台面者。单台面石核绝大部分为自然台面，双台面者则以打击台面为主。各类石核的剥片率都较高，多数石核的片疤延展度大，但片疤深度中等或浅。

砸击石核 24 件，砸击石核中石英占绝大多数，其次为燧石。

细石核 22 件，除个别石英外，均为燧石原料。按照技术特点划分，主要是船形和锥形（包括锥柱形）两大类。由于所处剥片阶段不同，具体标本形态仍有较大区别（图 6）。细石核的具体测量数据见表 4。

石片 208 件，占 15.8%。

表 2 李家沟北区细石核测量数据统计
Tab.2 Microblade core measurements from the horizon of the Lijiagou Culture

	重量(g)	长(mm)	宽(mm)	厚(mm)	台面长(mm)	台面宽(mm)	台面角
均值	5.5	15.1	35.5	14.2	17	12.5	83.4
n	5	5	5	5	5	5	5
SD	3.4	4.3	4.1	4.7	1.9	3.8	5.3
max	10.3	21.9	22.4	22.2	18.9	19.1	90
min	2	10.7	11.2	10	13.9	9.2	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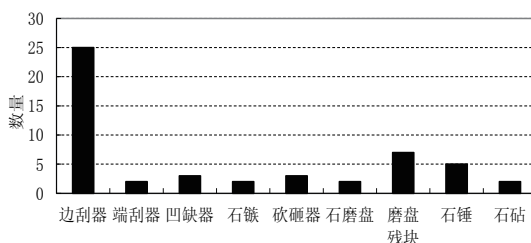


图 4 李家沟文化阶段工具分类统计
Fig.4 Measurements of various tool types from the horizon of the Lijiagou Culture

锤击石片 193 件，多为燧石原料，其次为石英，也有少量的石英砂岩及灰岩原料。台面性质以打击台面为主，其次为自然台面，修理台面者很少见。从背面情况观察，V、VI型石片数量较多。

砸击石片 15 件。台面端呈刃状或不规则状。打击点不清楚，形体多数较小。

细石叶 38 件。除个别为石英，均为燧石原料，大部分形状不甚规则，不宜继续加工复合工具。少数标本刃缘有较明显使用痕迹。

石叶 2 件。均为燧石原料。

断裂片 数量也较多，近 80 件。其中远端断片数量最多，近、中断片很少，可能与制作复合工具有关。裂片的数量不多，左右裂片的数量也无明显区别，可能是打片过程中产生破裂。

断块与搬运石块 形体大小不等的断块数量最多，有 730 件。人工搬运石块 180 件。其中大块的石英砂岩者最多，有些标本上的人工痕迹不甚清楚。

工具 共 90 件，占整个石制品数量的 6.8%。其中边刮器多达 69 件，但多数加工较简单，形态亦不固定。端刮器仅 5 件。具有雕刻器技法的工具有 4 件，可以归入尖状器或钻具类 4 件。石镞（尖状器）也只有 4 件，但均经过两面加工仔细修整，形态对称规整。仅 1 件可以归入砍砸器类的大型工具（图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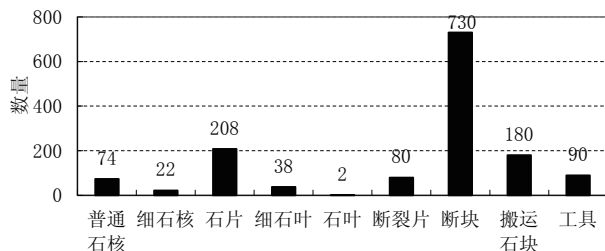


图 5 细石器阶段石制品分类统计
Fig.5 Measurements of various stone artifacts from the horizon of microlithic culture

表 3 李家沟南区第 6 层石核测量数据统计 / Tab.3 Core measurements from Layer 6

	锤击石核							砸击石核						
	重量 (g)	长 (mm)	宽 (mm)	厚 (mm)	台面长 (mm)	台面宽 (mm)	台面角	重量 (g)	长 (mm)	宽 (mm)	厚 (mm)	台面长 (mm)	台面宽 (mm)	
均值	137.7	33.8	53.8	31.2	48.2	30.3	77.9	8.4	27.6	18.9	12.8	8.4	27.6	
n	26	26	26	26	26	26	26	19	19	19	19	19	19	
SD	297.2	19.7	39.8	21.1	38.7	21.6	10.9	9.5	9.3	7.2	6.3	9.5	9.3	
max	1250	99.3	209.4	101.8	160.1	111.8	93	36	46.6	37.1	30.4	36	46.6	
min	2.9	11.5	16.1	11.3	12.4	9.9	57	1.1	11.1	11.5	6.9	1.1	1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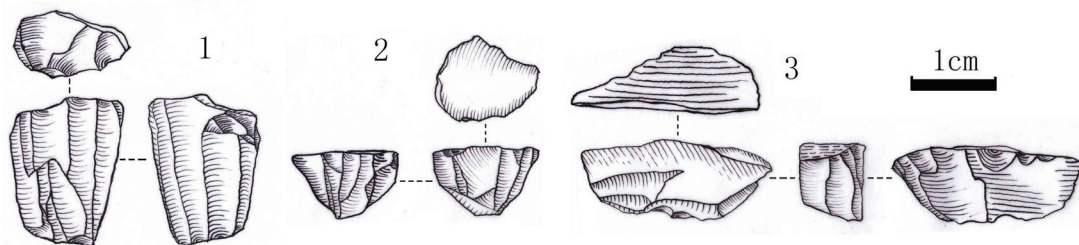


图 6 南区 6 层的细石核 / Fig.6 Microblade cores from Layer 6

1. 09XLS-491; 2. 09XLS-153 3. 09XLS-105

磨制石器 系 1 件刃缘经过磨制，两侧缘敲琢成两排对称分布凹口的石铤。

工具中端刮器的修理较精致，形态典型。雕刻器类的加工则较随意，只在刃口部位可见较明确的雕刻器小面（图 8）

陶片 2 件。

动物骨骼 近 400 件。种类有鹿、马、牛、猪及鸟类。大型鹿类居多，其次是马、牛、中型鹿，小型鹿、猪及鸟类较少。

3.4 石片石器文化层的发现

南区与北区的第 7 层均仅见少量石片石器，两区共发现 17 件，其中石核 2 件，石片 3 件，断、裂片 4 件，断块 6 件，工具 2 件。其中石英原料为 8 件，占近一半；石英砂岩者 4 件，燧石 5 件。

锤击石核 1 件，系单台面，石英砂岩，长 43mm，宽 80.4mm，厚 72.7mm，重 251.1g。自然台面呈三角形。工作面可见 2 个片疤，深度较浅，剥片面的面积占整个石核表面积比例约 40%。

砸击石核 1 件，原料为石英，长 22.3mm，宽 14mm，厚 8.3mm，重 2.4g。台面呈点状，可见 1 个片疤，片疤浅平。

石片 3 件，锤击石片 2 件，均为石英。砸击石片 1 件，为燧石。石片形体小且轻，平均重量为 1.6g，平均长 19.2mm，平均宽 15.8mm，平均厚 5.7mm。

工具 2 件，均为边刮器。09XLL:367 为单直刃边刮器，原料为灰色玛瑙，长 29.7mm，宽 19.3mm，厚 6.8mm，重 3.5g，原型为石片，右侧近端边缘可见一系列修理微疤，形成直刃，刃缘长度 16.5mm，刃角 40-55°；在右侧和远端可见微小疤痕，可能为使用所致。

表 4 李家沟南区第 6 层细石核测量数据统计

Tab.4 Microblade core measurements from Layer 6

	重量 (g)	长 (mm)	宽 (mm)	厚 (mm)	台面长 (mm)	台面宽 (mm)	台面 角
均值	5	15.8	18.4	14.9	19.3	12.4	72.3
n	14	14	14	14	14	14	14
SD	3.9	5.7	7.4	6.7	6.8	5	12.3
max	12.9	24.4	30.3	28.3	28.8	23.8	89
min	0.6	7.2	6	6.7	9.8	5.5	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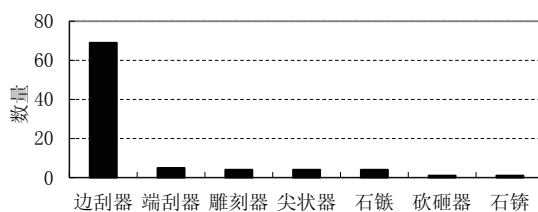


图 7 细石器阶段工具分类统计

Fig.7 Measurements of various tool types from the horizon of microlithic cul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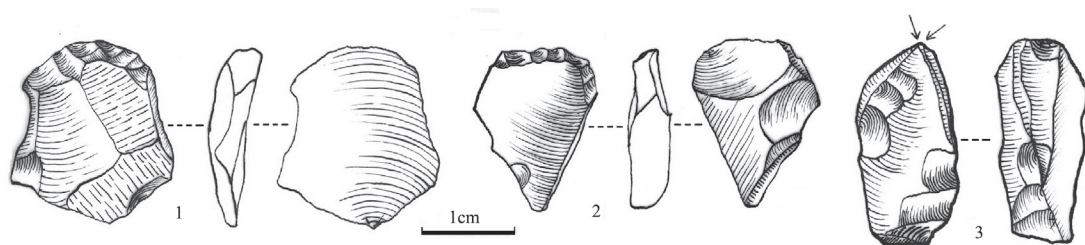


图 8 南区 6 层的工具 / Fig.8 Tools from Layer 6

1. 端刮器 (09XLS · 510) ; 2. 端刮器 (09XLS · 346) ; 3. 雕刻器 (09XLS · 416)

4 讨 论

李家沟遗址保存了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连续剖面。在此剖面上可以见到属于旧石器晚期到新石器早期几个不同时代与文化性质的遗存。这个遗址发现的早期陶片以及石镞、石磨盘等已做过报道，并有简要讨论。但对出自该遗址不同层位、数量众多的打制石器及相关遗存却尚未论及。就发现的数量来看，各类石制品及人工搬运石块，是李家沟遗址文化遗存的主体。透过石器工业的变化情况，可以更好地了解李家沟遗址以及中原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路径。如上所述，李家沟遗址从下向上包含了石片石器组合、细石器组合以及与新石器早期文化共存的细石器与石片石器。

4.1 石片石器组合

在南北两区的最下层（第7层）均为次生的马兰黄土堆积。该层发现的文化遗物不多，仅见少量石制品。石制品的原料主要是石英与石英砂岩。从石核的剥片程序来看均为简单剥片技术。石片也均是锤击或砸击技术的产品。可见到的工具类型也只有边刮器。这些技术特点与本地区广泛分布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之初或更早的石片石器工业很相似。从区域地层对比情况来看，李家沟遗址最下层含石片石器的堆积，可与区内上部马兰黄土之下的红色古土壤层对比，当属同一阶段，即深海氧同位素3阶段^[2]。所以，李家沟遗址石片石器组合的时代也应属于旧石器晚期较早阶段或稍早。

4.2 细石器组合

李家沟遗址的典型细石器遗存主要发现于南区的第6层。虽然分布面积较为有限，但揭露出比较清楚的人类活动遗迹，石制品、动物骨骼与遗迹的共存关系更清楚地反映了此阶段人类的生计方式与行为特点。

该阶段的细石器组合与邻近地区的发现，如本省的舞阳大岗^[3]、山西吉县柿子滩等遗址^[4,5]发现的细石器非常相似。从细石核反映的技术特点来看，李家沟细石器也是主要应用船形与锥形细石核技术。细石核与细石叶的尺寸普遍偏小。但剥片痕迹十分规整，反映出高超成熟的技术特点。与此共存的工具组合，有端刮器、边刮器与石镞等，也均是典型细石器工具组合的特点。这些特点当与其所处时代有关。据采自本层的炭屑标本的加速器¹⁴C测定结果显示，该层的绝对年代为距今10300~10500年期间。这一年代结果也与大岗、柿子滩9地点等细石器遗存的年代大致相当。

李家沟遗址细石器文化阶段的动物骨骼遗存以及遗迹现象所显示的人类活动与行为特点，也说明本阶段李家沟居民的流动性仍较强、更多依靠狩猎大型动物为生。这些情况与本区以往发现的细石器文化并无区别。但与其他细石器工业明显不同之处是，李家沟遗址还出现与典型的细石器组合共存的陶片以及磨刃石镞。陶器与磨制石器是新石器时代的典型文化特征。在中原地区距今10000年以前的细石器文化遗存中，发现有陶片以及局部磨制的石器的新情况，很清楚地说明本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发生并非偶然，而应是根植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细石器文化。

4.3 新石器早期的石器组合

在细石器文化层之上，即北区的第 5、6 层南区的 5 层，发现有数量较多的陶片、石磨盘以及大量的人工搬运石块。陶片等显示李家沟所发现的是一新型的新石器早期文化。应该重视的是本地区的新石器早期阶段，打制石器也还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如前所述，单就石制品的种类与数量来看，本阶段石器组合与更早的细石器文化并无明显区别。仍是简单剥片技术生产的石制品与细石器共存，且是石器组合的主体，磨制石器除磨盘，石斧、石镑等尚未发现。但仔细观察细石器在石器组合中所占的比例，以及细石器技术的水平，均显示本阶段细石器已处于衰落状态。其在石器组合中所占分量已明显不如早前阶段。大量人工搬运石块的存在以及厚层的文化堆积与遗迹现象等，也说明相较于前一阶段，此时李家沟居民已是比较稳定的定居者。动物骨骼遗存也反映，本阶段的猎物更多只是小型动物。大量陶器与石磨盘的应用，则说明植物性的食物在本阶段可能占有更重要的地位。

4.4 发现于裴李岗文化阶段的石制品

本遗址属于裴李岗文化阶段的遗存保留的并不多，且经过水流搬运，并未发现原地埋藏的遗迹现象等。但与典型的裴李岗文化陶片共存的打制石器仍然值得关注。需要有更多的工作检验这些石制品是否与裴李岗文化的陶片等属于同一时代。因为裴李岗文化是中原地区新石器较早阶段的代表性文化遗存，其发现与研究已有 30 多年的历史。但以往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陶器、磨制石器等，打制石器尚未引起注意。本次在李家沟遗址的发现提示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是，到新石器文化已发展至比较成熟阶段，打制石器在石器工业中是否仍然占有一定地位。

5 小 结

本文介绍了河南新密李家沟遗址发现的石制品，并对李家沟遗址不同文化阶段的石器组合情况进行简要讨论。通过上述讨论可知，李家沟遗址包含了从旧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到新石器时代多个文化。石器组合在不同文化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石片石器与该地区深海氧同位素 3 阶段广泛分布的石片石器工业一致，应属同一文化系统。细石器阶段存在的船形与锥柱形细石核技术，可与大岗及柿子滩的发现对比，也反映了本区更新世末至全新世初的区域性石器工业特点。这一阶段的发现最为丰富。除了数量较多的细石器制品，还有磨刃石镑以及两件陶片，以及动物化石等。这些发现为认识本地区旧、新石器时代的过渡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新证据。

值得关注的是，除了旧石器晚期较早阶段的石片石器工业和旧石器时代晚期之末的细石器工业之外，还在新石器早期文化乃至裴李岗文化阶段的文化遗存中发现数量较多的打制石器。通过对这些石制品的初步观察可知，打制石器并不只存在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早期甚至可能裴李岗文化时期，打制石器仍然在继续使用。这种情况说明，仅就打制石器存在与否，尚无法截然划分开旧、新石器时代。这是透过对李家沟石制品观察可以得到的一点认识。李家沟石器工业的发展特点恰好反映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连续性。早期人类在更新世末至全新世之初，逐渐从狩猎采集向农业社会发展。这期间，石器工业包括技术、原料与组合等，也发生着变化。但是，简单剥片技术从早到晚一直在应用，细石器

技术的出现与消逝,也不是突然的变化。这种特点说明李家沟以及中原地区旧、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工具的变化过渡,是一种逐渐变化的过程。打制石器在新石器文化出现之后的很长时间,仍然在继续使用。这也是李家沟石制品观察带给我们的启示。

参考文献

- [1]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 新密李家沟遗址发掘简报 [J]. 考古, 2011 (4) : 3-9
- [2] 王幼平. 李家沟、大岗与柿子滩 9 地点的地层及相关问题 [J]. 考古学研究 (九), 2012: 1-10
- [3] 张居中, 李占扬. 河南舞阳大岗细石器遗址发掘报告 [J]. 人类学学报, 1996, 15 (2) : 105-113
- [4] 柿子滩考古队. 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第九地点发掘简报 [J]. 考古, 2010 (10) : 7-17
- [5] 山西省临汾行署文化局. 山西省吉县柿子滩中石器文化遗址发掘报告 [J]. 考古学报, 1989 (3) : 305-323

The Lithic Assemblage of the Lijiagou Site

WANG Youp-ping¹, ZHANG Song-lin², GU Wan-fa², WANG Song-zhi²,
HE Jia-ning¹, ZHAO Jing-fang¹, QU Tong-li¹

*1. School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2.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of Zhengzhou City, Zhengzhou 450052*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new lithic discovery from the Lijiagou site, which yields abundant cultural remains from the Upper Paleolithic to Neolithic.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se materials suggests that the assemblage varies with time and is characterized by flake tools from the early phase of the Upper Paleolithic and by microblade tools from the late phase of the Upper Paleolithic. In the early Neolithic and later, the knapped stone tools continued to be used in the Peiligang culture. According to this analysis, we propose that lithic technologies in central China changed gradually from Upper Paleolithic to Neolithic and present a long process of transition.

The main cultural layer is Layer 6 in the southern area dated to 10300-10500 BP. It produced a microblade assemblage together with animal remains, indicating a hunter-gatherer occupation. The microblades were knapped from boat-shaped and conical microcores. The microblade and microcore are quite small but exhibit clear evidence of standardized knapping techniques and document the skillful employment of microblade technology. Tools include end-scraper, side-scraper and an arrow. Associated with the microblade assemblage is a partly polished adze and some pottery. A new complex of Neolithic culture dated to 10000-9000 BP is identified above Layer 6. It is characterized with a large number of pottery sherds, grinding stones and artificially transported rocks. The cultural remains and anthropogenic features of these objects points to the sedentary nature of the human population. The animal remains show that small-sized mammals were mainly hunted, and the use of pottery and grinding stone indicates plant food in human diet.

Keywords: Lijiagou; Paleolithic; Neolithic; Microblades; Pottery